

庫 本

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

李家樹 著
商務印書館

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

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

著 者——李家樹

責任編輯——關佩貞

出 版 者——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

印 刷 者——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香港工業大廈444號1樓G座

版 次——198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1989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4139 0

自序

由於教學上的需要，近些年來頗讀了點有關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的書，也曾根據發給學生的講義以及自己的教學經驗，在這兩方面寫了幾十篇或長或短、論文式的或隨筆式的文章，現在選輯二十多篇，並加以修訂，補上新資料，以《語文研究和語文教學》為名，結集出版。

本書內容大致可分兩類。第一類是屬於漢語研究範圍的，其中又以討論詞匯、語法的為主，也有涉及語音、文字。第二類內容比較廣泛，主要討論的除了一般語文教學的問題外，還包括語文學習和語文寫作各種問題。

我的專業是“詩經”和“古代史”，研究漢語不外是為了教學上的需要，因此只能算是我的“副業”。我誠懇希望讀者不要拿出最嚴謹的學術尺度，來衡量本書有關漢語研究的文章。反之，我建議現代漢語教學須要理論密切聯繫實際；講詞法時要處處顧到句法，為語文教學建立一個科學化的體系；運用對比進行文言教學，把向來受忽視的詞匯教學提到語文教學的日程上來；要跟學生講語法、修辭、邏輯，依漢語的特性把中文寫好甚至應用文不妨白話化等等，也還算是有一得之見的。深切寄望讀者中的語文老師多加考慮，並可能予以推行。我懷着野人獻曝的心

情，請大家熱烈提出意見，把中文教學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

本書順利出版，得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董事長李祖澤先生、總經理兼總編輯陳萬雄先生、編輯主任江先聲博士的推薦；當然，對於執行實際編務工作的關佩貞小姐的耐心和容忍，也是要說一聲“多謝”的。

李家樹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十日

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

目 錄

自 序	i
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在口語和書面語上的表現	1
爲什麼會用詞不當	
——談談概念和語詞之間的關係	16
漢語詞性不可隨意混同	36
從詞義的引伸和發展規律談到古今詞義的演變	45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儒”字	
——詞義演變一例	73
從“鴛鴦”一詞談到聯綿字的構造	79
以運用方言土語時是否符合詞義衍生方式作爲	
民族共同語吸收方言詞的標準	88
歐化成分和漢語規範化問題	96
被動語態的結構和應用問題	106
代詞應用方法簡述	116

“剿”字的異體“勦”字·····	125
辨識漢字字音的難度·····	129
現代漢語教學的幾個問題·····	134
語法、修辭、邏輯三者之間的界說·····	146
邏輯規律在語文運用上的重要性·····	155
語文教學拾零·····	161
講詞法時要處處顧到句法·····	173
關於應用文教學的一些經驗·····	179
從漢語的特性談到怎樣把中文寫好·····	184
語法規律與個人風格·····	213
推薦黃六平先生著的《漢語文言語法綱要》·····	217
為現代漢語教學揭示新路向 ——簡評張靜主編的《新編現代漢語》·····	231

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在 口語和書面語上的表現

一

漢語裏的每一個詞都有它的語音形式。從構成詞的音節多少着眼，詞可以分爲單音節詞和複音節詞。①就古代漢語來說，佔優勢的是單音節詞，複音節詞還是少數，而越接近現代，複音節詞就越多，其中又以雙音的佔首位。②不過，這個演變的趨勢是不是必然的呢？分析一下，恐怕還有值得商榷的餘地。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在口語和書面語上的表現，探討漢語雙音節詞增多的原因和單音節詞演變成爲雙音節詞的現象是否存在着一種必然性的問題。

二

首先，談談雙音節詞增多的原因。

由於社會的不斷發展，物質生活的日漸進步，事物一天比一天變得繁雜，爲了避免歧義，不得不作精密的區別。

其中的一個途徑就是增加連綴的詞類，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在單音節詞的前面或後面加上一個不增加多少意義的字，一是把兩個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合起來用。③譬如“老虎”、“老師”、“小偷”、“小販”、“木頭”、“石頭”、“桌子”、“兔子”、“尾巴”、“嘴巴”、“鳥兒”、“花兒”、“肉類”、“豆類”、“果品”、“藥品”、“眼部”、“口部”、“省份”、“縣份”、“雖然”、“竟然”、“還是”、“只是”、“烏龜”、“蒼蠅”、“飛禽”、“走獸”、“桃花”、“柳樹”、“鯉魚”、“肝臟”等等，都顯示了在單音節詞的前面或後面加上的連綴，不是意義上不可缺少的。這些連綴又分為兩種：少數屬於詞根部分，如“烏龜”的“烏”、“蒼蠅”的“蒼”、“飛禽”的“飛”、“走獸”的“走”、“桃花”的“花”、“柳樹”的“樹”、“鯉魚”的“魚”、“肝臟”的“臟”，都起不了區別的作用，可作詞綴看待；其餘全是由詞根虛化而來的，如“老”、“小”、“頭”、“子”、“巴”、“兒”、“類”、“品”、“部”、“份”、“然”、“是”，都屬於詞綴部分，只能表示某種附加意義，或者起着一點添字補音的作用。又譬如“語言”、“智慧”、“道路”、“羣衆”、“源泉”、“圖畫”、“驅逐”、“捨棄”、“生產”、“閱讀”、“購買”、“鍛煉”、“勇敢”、“廣闊”、“親密”、“美好”、“偉大”、“豐富”等等，都是由兩個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構成的。這些詞裏的連綴和原來的詞根從意義上來說是平行的、平等的，可以算是兩個詞根。此外，有某些詞是

以一個詞根為基礎，然後連上一個意義相近或有關的字作陪補的，如“質量”、“人物”、“國家”、“事情”、“報紙”、“窗戶”、“燈火”、“雲彩”、“佔有”、“縫製”（以上主體字在前），“乾淨”、“熱鬧”、“容易”、“溫暖”、“仔細”、“發覺”（以上主體字在後），雙音化的傾向就更加明顯，因為其中作為陪補的那個連綴的意義完全消失，只能引起附加、補托的作用，這類連綴又可看作是詞綴了。連綴雖然不增加多少意義，雙音節詞的意義往往比跟它相當的單音節詞的意義窄一些，確定一些。朱文叔在《學習詞匯的一例——“深”和“淺”》一文中舉例說：

形容謀慮周至，可以用“深遠”；形容根基堅實，恩情優渥，可以用“深厚”；形容災難重重，罪惡累累，可以用“深重”；形容意味雋永，耐人尋味，可以用“深長”；形容氣象幽暗，心計不淺露，態度不浮躁，可以用“深沉”；形容文義學理深藏在內，不經過層層剖析不能明白，可以用“深奧”；形容關係密切，情感切至，言說中肯，可以用“深切”；形容印象深入頭腦，見解透徹到底，描寫深刻入微，援用法律條文曲折苛刻，可以用“深刻”。看上面八個詞的解釋，我們可以知道複音詞大抵意義比單音詞明確，同時使用範圍比單音詞小。④

套用邏輯的術語來說，單音節詞的內涵少，外延寬，而雙音節詞就內涵多，外延窄。和跟它相當的單音節詞“深”

相比，“深遠”、“深重”等八個雙音節詞在意義上無疑多了一點“約束”，所以意義自然比較明確，使用範圍也較為狹窄了。

語音的簡化，也令許多單音節詞不得不走上雙音化的道路。道理很簡單，語音逐漸簡化，音節逐漸減少，本來不同音的單音節詞變成了同音詞，而同音詞太多了就會發生混淆，爲了易於區別，把單音節詞變成雙音節詞是其中一個解決辦法。⑤郭紹虞的《中國語詞之彈性作用》說：

由中國語言的演化言，逐漸傾向於增加連綴的詞類；由中國文字的應用言，似乎依舊保存着單音的特質：——此種情形在文言文的方面尤爲顯著。這即是目治與耳治二種作用不同的關係。耳治的，所重是語詞意義在聲音上的辨析，所以要利用複音語詞；目治的便沒有這種需要了。所以儘有語言中的複音語詞，待寫入文辭卻可以易爲單音；也有本來是單音語詞，而在語言中必須強爲湊合使成爲複音。這種現象便造成了語詞的流動性。例如“衣”、“椅”同音，語言中必須有“衣服”、“椅子”之分，而寫入文辭，即不妨單用一個“衣”或“椅”字。這在同音而不同聲的語詞，猶且如此，何況同音而兼同聲的呢？⑥

所謂語詞的彈性作用，是指語詞的流動性來說。在漢語裏，語詞是可以爲單音同時也可以爲雙音的，爲了避免由同音而引起的誤會，單音節詞逐漸演變成爲雙音節詞，這個現象在口語方面尤爲普遍。由於語詞迅速地複音化，漢語中

許多單音節詞已經有了質的變化，從詞轉成詞素。史式《漢語成語研究》用成語的例子來說明這個現象：

例如“創巨痛深”這條成語，本來是由四個單音節詞組成的，這從它的出處：“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在現代漢語中，它們幾乎全部退為詞素。如果我們把這條成語譯為現代漢語，而且譯得比較周到的話，應該譯為：“（因為）創傷是嚴重的，（所以）痛苦是深沉的。”用這一譯文與成語相比較，就不難看出，成語中的四個單音節詞都已不能獨立成詞，就算“巨”和“深”這兩個形容詞在單用時還可以勉強理解，“創”和“痛”就完全不能單用。“創”字如果單用，會被猜測為“創造”，一時不會想到是“創傷”；雖然“創造”之“創”讀去聲，“創傷”之“創”讀陰平，但是漢字字面上沒有標明聲調，怎能分得清楚呢？“痛”字在現代漢語裏還算是一個單音節詞，但這個單音節詞只表示一種生理上的感覺；由“痛”這個詞根所派生的複音詞“痛苦”、“痛快”，則表示一種心理上的感受，二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⑦

單音節詞在現代漢語裏如果單獨運用，很多時不能表示什麼明確的意義，性質基本上是一個詞素，結果須要複音化。這個因為語音簡化，單音節詞為了避免同音而逐漸複音化，又因為複音化而使不少的單音節詞詞素化了的事實，更加速了單音節詞雙音化的步伐。

漢語裏一種主要的節奏傾向：兩個音步四個音節，也是造成雙音節詞增多的原因。從最早的樂歌總集《詩經》開始，這種節奏傾向就已經存在着。譬如“顛之倒之”、“挑兮撻兮”、“優哉游哉”、“是刈是穫”、“載馳載驅”等等，把一個雙音節詞拆開，用“之”、“兮”、“哉”、“是”、“載”等語助詞湊成四個音節；“寤寐思報”、“薄汗我私”、“樂只君子”、“之子于歸”、“北風其涼”等等，不足四個音節也用“思”、“薄”、“只”、“于”、“其”等語助詞湊足。四個音節在語音上通常兩兩相對，唸起來節奏勻稱，琅琅上口，所以一直是漢語裏的主要節奏傾向。流傳最廣的成語都受着四音化的制約，所以在漢語的成語中，四言的成語比重特大，一些本來不足四言的成語如“無稽之談”、“脫穎而出”、“三緘其口”、“彌天大罪”、“興風作浪”、“聳人聽聞”等等，爲了補足音節，都增添一個虛詞或實詞。⑧就是因爲四音化的制約，而四音化的語音段落又大多分成兩個音步，有些單音節詞轉爲雙音節詞也許是受了這種節奏傾向影響的。⑨

爲了避免歧義和分化同音詞，單音節詞發展而爲雙音節詞。同樣，由於語言的精簡，雙音節以上的詞又能發展而爲雙音節詞。⑩現代漢語裏的合成詞，有許多是由多音節的詞組縮減和凝結而成的雙音節詞，譬如“衣服架子”說成“衣架”；“文化教育”說成“文教”；“適合心意”說成“合意”；“掃除文盲”說成“掃盲”；“五月四日”說成“五四”；“如琢如磨”說成“琢磨”；“手工的藝

術”說成“手藝”，等等。循着多音縮為雙音的途徑，就構成了為數不少意義明確、形式精簡而經濟的雙音詞。⑪

三

其次，談談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在口語和書面語上的表現。

把單音節詞補充成雙音節，是現代漢語詞匯發展的一個趨勢。基本上，單音節詞的活動在日常生活之中也是頗受限制的。由呂叔湘主編的《現代漢語八百詞》在《現代漢語語法要點》一章內曾經簡略地談到這個問題：

現代漢語裏的語詞結構常常受單雙音節的影響，最明顯的是“雙音化”的傾向。比如把單音節的詞湊成雙音節：一個人姓“張”，就叫他“老張”或“小張”，可如果他姓“歐陽”，不叫他“老歐陽”或“小歐陽”。單音的地名總帶上類名，雙音的就不需要，比較“大興、順義”和“通縣、涿縣”，“日本、印度”和“法國、英國”。數目字也有類似的情形，例如一個月的頭上十天必得說成“一號”…“十號”、“十一”以後就帶“號”字或者不帶“號”字都可以。⑫

選用單音節還是選用雙音節詞，有時跟整句話的語體風格有關。由於“耳治”注重“語詞意義在聲音上的辨析”，一般說來，多用雙音節詞更接近口語，讀起來更順口。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有一段初稿是這樣寫的：

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着，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篩下時將繩一拉，便罩住了。⑬

後來他把單音節的“篩”、“下”、“時”分別改爲雙音節的“竹篩”、“底下”、“時候”，並在“底下”和“時候”之間加一“的”字來調整音節，⑭而語句就更和諧悅耳了。再舉一個例子，葉聖陶在他的小說《外國旗》有這樣的一個句子：

她的面孔全部漲紅；語調越到後越快，聲音像有尖刺似的。⑮

到定稿的時候，他改爲“……語調越到後越來越快……”，⑯把單音節詞“後”換成雙音節的“後來”，目的是調整音節，使句子接近口語。

但是，漢語詞匯雙音化的趨勢未必存在着一種必然性。多用雙音節詞固然更接近口語，也不是絕對的，許多單音節詞依然在口語裏出現，並且都可以在書面語裏找到一個相當的雙音節詞。譬如：

住——居住	添——增添	讀——閱讀
寫——書寫	改——修改	唱——歌唱
挑——挑選	求——請求	見——會見
睡——睡眠	病——疾病	路——道路
甜——甜蜜	美——美麗	冷——寒冷
軟——柔軟	窮——貧窮	靜——安靜
好——美好	小——微小	大——龐大

上列雙音節詞大多是現代產生的，而且主要在書面語裏出現，成爲現代書面語詞匯的一部分。比起口語裏相當的單音節詞，這些雙音節詞的意義如上所述多了一點“約束”，在某些特定環境下當然不能和單音節詞互換。⑯事實上，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還有色彩上的歧異。跟文言語詞比較，雙音節詞的書面語色彩不那麼濃，但比起口語裏常用的相應的單音節詞來，顯得“氣派”要大一些，“文”一些。⑰比較：

我可以求你幫一個忙嗎？

大批人站在廣場上，請求政府收回成命。

天氣那麼冷了，趕快穿衣。

拿破倫要面對的最大的敵人，就是寒冷。

所以，單音節詞有單音節詞的功用，雙音節詞有雙音節詞的功用。單音節詞的活動雖然受到限制，但是在現代漢語裏還有一定的用途，這是可以肯定的。

雙音節詞的數目大量增加，就出現了濫用的情況。譬如：

我很忙，請你幫我記錄下這些賬目。

這件事如果有益於世道人心，不必懼怕開罪任何人。

這個世界真微小，我們又碰頭了。

你捱得住貧窮嗎？

這四個句子裏的“記錄”、“懼怕”、“微小”、“貧窮”、改爲單音節詞的“記”、“怕”、“小”、“窮”後，語氣要自然得多了。如果把“進學校的目的是爲了讀書”說成“進入學校的目的是爲了閱讀書籍”，是絕對不成話的。

還有，單音節詞演變為雙音節詞的時候，通常會出現一個不合理的現象；這個不合理的現象，跟“仿語凝固化”有關。所謂仿語凝固化，指的是“化合語”的創造。化合語是一種凝結作用：原本兩個詞，只是溶化一體，不再為別的詞隔開，但兩個詞的意義都保存着。常見的化合語有：“悲哀”、“玲瓏”、“雷同”、“慇懃”、“報答”、“擁護”、“萌芽”、“容貌”、“湯藥”等等。由單音節詞過渡到雙音節詞，是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之一，從先秦遺留的材料看來，漢語早已不是純粹的單音節語。^①但是，就構詞法來說，化合語也有不合理的一面。譬如“幫忙”的“幫”是動詞，“忙”不是目的位，而是關係位；它的意思不是“幫助”那個“忙”，而是因為人家“忙”而去“幫助”人家。所以，應該說“幫他忙”或“幫他的忙”，不說“幫忙他”。“請教”的“教”前面原需一個主事者，譬如應該說“我請你（指）教”，而不說“我請教你”。就是因為凝固的作用，這兩個仿語變成了單詞。^②五四以後，漢語詞匯的發展超過以前的幾千年，其中的一個因素是外語的吸收，而複音節詞大量增加，又和外語的吸收，結下了不解之緣。王力《漢語史稿》說：

如果是音譯，原來是複音詞，譯出來自然也是複音詞。上古外來語如“琵琶”、“葡萄”、“苜蓿”、“薏苡”、“荔枝”，中古外來語如“菩薩”、“羅漢”等，近代外來語如“鴉片”等，現代外來語如“沙發”、“邏輯”等，都是這一類的。甚至原來是單音詞，譯出來也可以變為雙音詞，例如“伏